

故宮  
古物

(七)

順便說一句，《毛詩全圖》《乾隆南巡圖》這些大型主題繪畫，儘管啟用了國內最好的畫家（清初「四王」之一的王翬亦曾為乾隆的祖父康熙主持繪製《康熙南巡圖》），但藝術水平，早已不可與宋代同日而語。

原因之一，在於《乾隆南巡圖》這樣的繪畫，必須秉承帝王的意志，體現皇帝一人的尊威，因此只有皇帝一人成為繪畫的主角，在長卷中反覆出現，而帝國官吏，乃至芸芸衆生，都只能成為他的陪襯，不僅畫面上的人物全無個性，畫家的自由空間也受到壓抑，不再像唐宋時代那樣，心與道合、神與物遊。因此那繪畫，縱然場面宏大、人物萬千，卻不可能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，因為人再多，也只為帝王一人而存在，只為凸顯帝王的尊威，而不是作為他們自身而存在。畫面上所有的人，歸根結底都是為一個人（皇帝）而存在的。他們的存在，只能表明權力要求衆人參與的性質，如我在《舊宮殿》裏寫的，「無上的威儀顯然不能由皇帝一個人來完成，權力不是皇帝一個人的獨角戲，它需要群衆，需要自己身邊有膜拜的人群，正如偉大的事業需要多多益善的追隨者充當炮灰

## 乾隆與群衆

祝 勇

。」〔祝勇：《舊宮殿》，第五十六頁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二〇一五年版。〕他們人再多，也等於零。

除了帝王的政治意志不可撼動，帝王的藝術訴求也必須實現。然而，儘管如前所述，乾隆本人是一位藝術發燒友，沉迷於星光燦爛的古代藝術，也像當年的宋徽宗、宋高宗一樣，建立了皇家畫院（先是將造辦處的「畫作」升格為「畫院處」，又設立了如意館），但他的藝術品位，仍然有着強烈的女真底色。對中國繪畫歷經宋元沿革變後出現的尙寫意、重神韻的審美取向難以理解、認同，欣賞水平也只能停留在寫實重形、富貴華艷的層面上，宮廷畫家們，當然必須向皇帝的品位看齊，因此帶來清代藝術水準的大淪落，《康熙南巡圖》《雍正平準圖》《乾隆南巡圖》都是其中的代表。這些巨大的畫作，「精彩遮蔽於細碎，個性湮沒於繁縝」，如杜哲森先生所說：「如果剪裁局部，放大欣賞，或許不失精到，但如今處處精到反而不見了精到。這種惟謹惟細、惟繁惟密的繪畫風格堵塞了欣賞的通道，不再有聯想的空間，這是沒有彈性的藝術，只能造成感

覺的零亂和審美的疲勞，如蘇軾所言：『看數尺便倦。』」〔杜哲森：《中國傳統繪畫史綱》，第四八九頁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二〇一五年版。〕

他們的作品，無論怎樣用氣勢來嚇唬人，都是枉然。那謹細繁縝、規整劃一的構圖，與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、馬和之《詩經圖》這些描繪着生活原形、滲透着泥汗汗漬、體現着普通人最真實情感的作品，早已判若雲泥。

這種藝術上的集權與格式化，正是對帝國現實的最佳寫照。在宮牆裏的花團錦簇、妃紫嫣紅背後，「這古老文明的荒涼冬天已經來了。」〔李敬澤：《小春秋》，第一四九頁，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版。〕

才有寒山冬景，帶着古老的洪荒和無限的寂寞，在石濤、弘仁的筆下，瀰漫鋪展。

只有在權力鞭長莫及的邊緣地帶，藝術才能恢復生機，出現「清代四僧」、「揚州八怪」，還有曹雪芹這樣的超級藝術家。

乾隆一朝，讓大清王朝抵達了它發展的巔峰，也是它迅速墜落的起點。

黃仁宇《中國大歷史》中這樣描述乾隆



▲《乾隆南巡圖》凸顯帝王的尊威，圖為「回鑾紫禁城」卷（局部）

資料圖片

退位時的帝國狀況：

當乾隆退位之日，清朝已達到成長的飽和點。八旗軍的尚武精神至此業已消散，這也和明代的衛所制度一般無二，前所登記的人戶也不見於冊籍。雍正皇帝的「養廉」，雖說各主管官員的薪俸增加了數倍，仍不能供應他們衙門內的開銷。更不用說官僚階級的習慣和生活費已與日俱增，而為數萬千的中下級官僚，他們的薪俸不過是聊勝於無。

因此貪污的行為無從抑制，行政效能降低，各種水利工程失修，災荒朝廷又不及時救濟，民衆铤而走險為盜為匪，也就是必然了。這一連串衰弱集貧的展現，在西方與中國針鋒相對前夕，大清王朝已未戰先衰了。〔黃仁宇：《中國大歷史》，第二三〇頁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一九九七年版。〕

《紅樓夢》帶着巨大的宿命感，穿透了整個盛世。

(八)

但假如乾隆躲在深宮，足不出戶，如伊沛霞所說的，與他的帝國相隔絕，不能親睹帝國正在發生的一切，豈不又要重蹈宋徽宗覆轍？

宮深似海，使他無法去注視自己的城郭人民，而一旦出宮，又勢必勞民傷財，催生出無盡的奢靡與腐敗。

這正是帝王的悖論。

因此，人們編造了皇帝「乾隆微服私訪」的神話，把皇帝變成普通人，與人民群衆打成一片。

一部電視劇，也因此賺足了收視率。

或許，只有這種虛構的方式，才可能暗合乾隆組織繪製《毛詩全圖》的全部用意。

(完)

## 百里排湖千里夢

方先舫

江南採蓮，歷史上既是盛事，又是雅事。春餘夏初，荷風送爽，盈盈粉面，喧喧笑語，蓮舟輕搖，蓮歌互答；跳蕩的芳心，流轉的秋波，嬌羞的臉頰，暗藏的情愫，一湖一池，活色生香。南宋樂府《西洲曲》被朱自清在名作《荷塘月色》中引用而廣為人知：「採蓮南塘秋，蓮花過人頭。低頭弄蓮子，蓮子清如水」。『蓮』與『憐』諺音，『憐』的古義有『愛』的意思，『蓮子』也就可以解讀為『愛你』，那麼，你是否已經想像出那個含情脈脈欲言又止的江南少女俊俏的模樣？

然而，對於那些貧窮飢餓的「闖湖人」來說，詩意是無暇理會的，他們更需要運氣，因為他們押上的賭注是自己的生命。荷葉田田，亂花迷眼，荷風習習，暖香醉人，這看似充滿詩情畫意的排湖，索人性命也是毫不含糊。每年湖產成熟的季節，都有人葬身湖底。那時候，我家住在路邊，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號哭悲傷的人向着排湖方向來了又去，去了又來，不用問，你都知道發生了什麼。

那些殞命湖中的人後來變成了傳說：這些冤魂聚集在湖泊深處，有的發出陰冷的怪笑，有的直着嗓子乾嚎；他們有時大聲爭吵，有時又低聲密語；他們在湖面上颳起一陣陣陰風，灑下一陣陣冷雨；還有人說看到一隻隻枯枝般的手臂伸出水面，在空中狂抓亂舞……大人們講得神秘恐怖，聽得我們這些當年的孩子們寒氣灌頂毛骨悚然。

我和哥哥選擇了一個晴天，因為高懸太陽既可以為泡在湖水中的人提供熱量，也可以為人壯膽。一下湖，我就緊緊跟在哥哥的身後，亦步亦趨。兄弟倆二話不說邊走邊摘，只要觸手可及，通通拿下，不需多長時間，麻繩上就串了多半。

突然，我一腳踏空，掉進了一個坑洞，這些都是上年人們挖藕留下的，雖然都不太深，但很多坑裏都有倒伏的荷梗被淺淺的淤泥掩埋，掉進去以後，雙腳會被纏住，腳底是鬆軟的淤泥，人越掙扎就越陷得深，有些人就是這樣在掙扎中沉淪沒頂……哥哥聽到我踏空的聲音，回頭伸手只是輕輕一拉，再加上浮在水面的蓮蓬串兒也有一點救命圈的作用，我迅速脫離了險境。

雖然下陷不深，我還是覺得我的腳碰到了什麼……想起那些恐怖的傳說，我就沒來由的覺得我碰到的是一隻人手……莫非我遇到了那些……莫非他想把我拉下去？我說：「哥，我害怕，我好像踩到了一隻人手……是不是那個淹死在這裏的人要拉我去作伴？我好害怕，我們回去吧？」「是蓮藕吧？也可能是一條大青魚啊，哪有什麼鬼啊？別怕別怕，你跟在我後面，沒事的。」哥哥說。

那些恐怖傳說中不散的陰魂、厲鬼的獠牙、枯枝般的手爪……從四面八方湧了過來全都拚命地往腦子裏擠……越怕越這麼想，越這麼想越怕……我不敢往前走了，感覺雙腿都軟了……雖然穿着較厚的長衣長褲，但是手上和腳背還是不可避免的劃傷，污濁的湖水一泡，又疼又癢。

哥哥看麻繩上串得也差不多了，就說：「好吧，我們回去吧，你走前面，我看着你，注意那些記號……」畢竟是第一次下湖，我們並沒有走多遠，離岸邊直線距離大概七八百米。走了沒幾步，就聽到一陣窸窣聲，看到那荷葉亂顫，哥哥說：「低下頭，管湖佬來了。」低頭當然是無濟於事的，兄弟倆被抓了現行。

(中)

## 一塊漢磚的香港身世

張 茅

香港隨筆

文物如香港傳家寶，引出二千年舊事。

香港有屬於自己的歷史，如同廣州也有她的歷史，城中的西漢南越王墓，記錄廣州的衍生。香港李鄭屋漢墓，則載下香港身世，如一個家族的族譜。兩者內容相近。

李鄭屋村東漢古墓很不着眼，五十年代發掘，建成花園式博物館，許多人幾十年未到過，獨處冷冷一角。最近，有些不肖豎子挾洋人以亂世，但石頭會說話，一件宋龍泉雙魚盤，一塊宋代船錨大麻石，從東沙中線地鐵工程近宋王臺挖出，以及由西貢糧船灣意外挖起，還有李鄭屋村東漢古墓，皆是香港歷史的見證。

李鄭屋村東漢墓出土文物數量，遠遠比不上廣州南越王古墓，南越王墓主稱王，世上珍貴珠寶如山不待說了，此墓是南越國第二代國王趙眜的墓，出土文物一萬多件，博物館在原址建起，大於香港的李鄭屋村古墓十數倍。過萬稀世珍寶中，絲縷玉衣、文帝行璽金印是兩件鎮墓雙寶。漢代玉衣分等級，有金縷、銀縷、銅縷，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是首次發現，迄今中國只此一件，保存完好，較名聞天下

的河北中山靖王劉勝穿的金縷玉衣早十二年。這玉衣共分頭、上衣、左右袖筒、左右褲筒、手套、鞋共十部分，用二千三百塊玉片縷成，長一點七三米。怎樣串起來呢？每枚玉片四角鑽四孔，用朱紅色絲帶穿成，用的是軟玉料，採於南越，鑽孔也是南越工藝，南越國為漢帝封予的王國，玉衣若是皇室賜予，應用金縷或銀縷，從絲縷這方面看，無疑是南越自行製作，由此而獨一無二，顯示特有的歷史價值。南越王墓在歷史意義上形同廣州家世。我們不能因為當時南越（廣州）遠離漢朝中央，而認為是中華域外之地。

南越王墓出土絲綢無數，廣州

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，墓中出土象牙、銀盒、香料舶來品，估計絲綢貿易而來。古墓反映二千多年前廣州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發展狀況，廣州流長的歷史。歷史上發生一件事，閩越王攻打南越，越王趙眜上書漢武帝，求漢武帝處理，漢武帝對趙眜不作互相攻擊大加讚賞，這段事說明南越從屬漢朝中央政權，漢朝一統之地。

李鄭屋村東漢古墓雖小，規模與出土文物不及廣州西漢越王墓，意義在於它是一冊「族譜」，香港地理歷史的歸屬，從實物找到香港是古代廣州所管轄。古墓發現於一

九五五年，工人在深水埗東京街夷平一座小山建徙置屋時掘出，轟動一時。考古斷定，古墓屬東漢中期衣冠冢，距今約二千年。從古墓掘出器物多是日常用品，飲食器皿佔多，出土文物雖少，更缺黃金翠玉，獨有兩東西價值連城，一是墓磚，一是建築結構，決定了古香港地理和政治管轄地位。

考古人員發現，古墓採用的磚，均鑄上「大吉番禹」，顯示了古香港屬番禹。文物不在於實物大小，一塊磚上「大吉番禹」四字，如一張出生紙，記錄香港的由來。

墓磚上所刻「番禹」即為古廣州城，西漢初期，番禹是中華聞名都會，物產集散地，各地商賈南來，

磚上刻文印證漢朝的管治權力，確切延伸至香港，香港歸於漢，這一點，「大吉番禹」四字印證了香港歷史。

過往常以為古香港偏於海隅，

沒有名山大川及良田沃野，村落荒涼；

忽略香港擁有暢通東西方貿易的海洋，天然良港，古代風帆動力

船舶停泊港灣，古廣州至南洋海上

交通必經之地，外國商船在此補給糧水，躲避颱風，大嶼山一帶海床，

現錄有四十九艘古代沉船紀錄，

可見船隻來去繁忙。新安縣（今日

深圳及香港一帶）有「新安八景」

，其中一景「鰲洋甘瀑」在香港境

李鄭屋古墓內部

資料圖片

內，四面鹹潮，中有飛瀑泉水清甜，西方商船在此儲水。

從漢墓建造與出土器物推算，漢時香港已有一定的發展規模，以造磚為例，墓內磚塊一端凸出半圓形，另一端凹入半圓形，鋪砌墓頂的圓拱形，前後磚凹凸緊密相疊，建築工藝水準甚高，墓主身世不是商賈便是官貴。而漢代的屯門已有駐軍，朝廷又在大埔港大規模採珠。

一九七四年四月的一天，採訪部接到讀者打來電話，說萬宜水庫發現沉船，還有瓷碗瓷碟。便派一位原是上水人的記者去採訪，他找到水庫發現古船的現場，找到修水庫姓楊最先挖出幾隻瓷碗的工人，其他工人不斷挖出完整的陶瓷，記者比考古專家早到，找出幾件瓷器拍照，接着看到幾塊木板，像船的龍骨，專家來了，他們再找到用酸枝木造成的木釘很快斷定是明代古船，載了大批瓷器，把現場封鎖，有人在專家到來之前，抬走了幾件瓷碗。

往後長達兩年的發挖整理，共找到一千多塊馬來西亞陶瓷片，一枚鑄有小篆「通元寶」，燒焦明代古船板，十一粒最有價值的波斯玻璃小珠，東南亞用作錢幣，沉船的發現，說明明代船隻下西洋，部分取道香港水域，遠至非洲東部。

古船沉沒的位置正巧為「官門」水道，糧船灣與西貢夾着的一條小海峽，稱官門水道，水上人叫「乾門」，因水道很淺，潮退時只有半米水深，大船行不通，這艘大船駛入進狹窄的「乾門」可能誤入「官門」，不幸翻沉。

歷史豐富，也很遙遠，讀歷史，講歷史，有人說這些人和事太遠了，現在是網絡年代，社會發展一日千里，過去的事於我無助。不認識歷史，就會發生笑話，受人蠱惑，受人指使。社會氛圍渾濁，有些人強要抹去歷史，守護歷史，便須多讀歷史，增長智慧，以辨別真相，明白誰在胡扯。

HK  
人與事

此前在饒宗頤文  
化館舉行的「香港百  
年蛻變」圖片展覽，  
展出的一幀一九七二  
年六月十八日港島半  
山因暴雨導致山泥傾  
瀉，多幢大廈倒塌的相片頗為震撼。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港人，提起當年的「六一八雨災」，大概無不猶有餘悸。

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的香港，暴雨連場。六月十八日中午時分，九龍觀塘翠屏道安置區水深呎高，安置區的山坡初時有少量山泥滲下。沒多久，曉光街與秀麗街的一段基堤崩塌，像大塊地盤一般而下安置區。另外，有木屋着火。那個年代，通訊設備不健全，電話不通，水浸滿街，阻礙消防車到災場救援。大量雨水從填塞山谷而成的基堤的斜面不斷滲入，令基堤建築物料軟化，山泥傾瀉由此形成。不僅窮人的木屋不堪一擊，半山富人的家居也難逃災劫。六

## 「六一八雨災」何其震撼

荃 葵

胡章釗、張瑛、梁醒波、譚炳文、許冠文做義演節目的主持人；粵劇名伶任劍輝和白雪仙合唱《李後主之去國歸降》，白雪仙發燒，臉色蒼白，帶病行善；新馬師曾、李小龍、陳寶珠等也到電視台共襄善舉。

香港地少山多，山泥傾瀉是個嚴重問題。自那次災難後，一九七七年起，土力工程處一直進行減低山泥傾瀉為害的研究和工程。二〇一〇年以前，土力工程處較着重處理香港不合標準的人造斜坡，但見新市鎮發展迅速，重建項目也相繼增多，靠近陡峭的天然山坡的樓房也隨之面臨風險，土木工程處為此對天然山坡和人造斜坡的風險也一併緊密關注。那邊廂，渠務署對付水災，近年運用三招：在上游利用雨水排放隧道截流、在



中游利用蓄洪池暫存雨水、在下游利用疏浚工程增加排水能力。水浸黑點已由一九九五年的九十個減少至如今的六個。渠務署並且有通渠隊經常到處通渠。